



在愛中演繹美

# 高燦興與江漢東

文、圖／鄭芳和



江漢東〈天倫樂〉油畫 西元 1997 年。

楞嚴經說：「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」因緣似真似幻，兀自纏縛，生生世世，奇幻迷離，情愁濃淡，無以道盡，世事悲喜，點滴在心頭，或許就如夏宇的那首詩〈甜蜜的復仇〉。

把你的影子加點鹽

醃起來

風乾

老的時候

下酒

## “愛，溶解一切缺憾”

每一個愛的盡頭，都將遠颺，相愛的人都將解離。無論當時兩人是如何花開爛漫，濃烈迷狂；或愛恨糾葛，痛徹心扉。愛之所至，痛亦隨之，當記憶的時光倒影，將一生值得珍視的愛，一如菜脯醃製在心，永不變質，留待霜降滿髮的暮年，佐以美酒，細細品嚐，在微醺中頻頻回首。而藝術家留下的作品，有如一封情書，深情地銘刻著愛與美的執念，老而彌甘。

生命最初的本質是愛，最末的終點也將是愛。老子云：「己欲與人己愈多。」唯有愛能生愛，在施與受之間，愈付出愈富足，愈分享愈珍愛。在生生世世的永劫回歸中，有人因愛乘願再來，在剎那間，靈魂認出了另一個靈魂，生命貼近了另一個生命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彼此牽繫的情



高燦興〈春〉鐵、不鏽鋼 西元 2004 年。

緣是永遠解不開的奧秘，愛成為紅塵中最深刻的修行，只因愛溶解了一切的缺憾。

不論有情人是否成眷屬，那為愛而奔赴的當下，已成為一生一世的喟嘆，雕塑家高燦興那件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〈春〉

(西元 2004 年)，一如布朗庫西 (Constantin Brâncuși) 的〈吻〉(西元 1908 年)，都是愛的永恆印記。而眼盲的江漢東那幅〈天倫樂〉(西元 1997 年)，色調溫暖，中間如轉法輪的圓，透顯太極陰陽符號，蘊生一個生生不息的家族，衆多天使常圍繞，吹奏樂器，譜出一曲「天倫之歌」，是愛與美的結晶，映照出如眼睛中瞳孔的晶亮，就如印度靈性哲人奧修 (OSHO) 在《愛與死亡：人類最想一探究竟的「存在」的真相 (Ancient Music In the Pines.)》中所說的：「愛是最接近神性，因為你在愛裡會與另一個人同調。在愛裡你不再是單一的樂器，兩個人之間創造出一個小型的交響樂，孩子出來後變成了一個管弦樂團。」多音共振，無以倫比的美。伴侶彼此臣服，所有的矛盾、衝突，歸零再迴盪，在愛中演繹美。

### 奇蹟再生，焊鐵巨匠高燦興

在鋼鐵雕塑中既能塑造出不摧之剛，又能呈現出繞指之柔的高燦興，一生虔誠自持，堅持做到餓，做到死，在鐵錘與熔焊中，不斷錘鍊，不斷超越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堅苦卓絕如苦行僧。

民國 106 年 3 月 25 日，高燦興戴著口罩，坐著輪椅，出席自己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的「焊藝詩情—高燦興回顧展」開幕典禮，他滿心感恩，卻不能言語。在

滿場賓客的祝福中，一名女子推著他的輪椅，徐徐地觀看著他最早的素描、水彩，再到成熟時期的雕塑。他曾是國立藝專 (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) 的足球校隊，而今卻與上蒼搶奪最後的時間。開幕 10 天後，他告別了人間，也揮別了摯愛。

在高燦興身後推著他輪椅的女子，一直無怨無悔地付出，她堅信這次他可以堅強地活下來，只是天不從人願，她陪他多活了至少 10 年，由 63 歲到 73 歲。

10 年前高燦興的腦部中央長瘤，這顆惡性腫瘤盤據腦幹旁不宜開刀，他在醫院進行化療及放射性治療，主治醫生已偷偷告訴家屬，病人來日不多，要移往安寧病房。然而他仍以鋼鐵般的意志，積極對抗病魔。即使他進行「核磁共振」檢查時，左右耳飽受鏗鏘聲響的干擾，但他把它當成現代音樂的幻想曲，接受一場奇異音樂的洗禮。

### 愛是通往生死的密碼

民國 97 年，筆者拜訪高燦興，驚訝地發現他怎麼頭髮全掉光，以為他真的當了苦行僧，更令我訝異的是他睡的床是一張可以上下升降的病床，此時一向單身、孤獨奮鬥的高燦興，身旁多了一位女子，他是高燦興病危時，在筆記上寫著的「她是最愛的人」。

這位高燦興最愛的人，曾留在他的不



高燦興 〈頭像〉不鏽鋼 西元 1999 年。

鏽鋼雕塑〈頭像〉(西元 1999 年)裡，女子含蓄低頭，埋首於開展的雙臂間，S 形狀的形體，姿態婀娜游離在抽象與具象之間的雕塑，含藏著不可言說的柔情蜜意，是高燦興雕塑中最富柔性張力的作品，蘊涵著一股飛揚的氣勢與剛柔並濟的情韻。

早已放棄成家立業的高燦興，不敢奢望自己有個家，然而這個女子卻給他一個家。在高燦興罹患腦瘤後，她毅然放下早已經營有成的設計公司，在臺北風景秀麗的天母購得一間雅築，安頓她心目中的「高老師」。她從無炊煮經驗，卻心甘情願從頭學起，洗手作羹湯，全力照顧高老師。

通往生死之門的密碼是愛，愛總是倚門而來，為了抵擋不可知的重大災難。他們的愛沒有明天，只有當下，就如印度身心靈導師克里希那穆提 (Jiddu Krishnamurti) 所說的：「把今天當成最後一天，把此刻當成最後一刻。」他們只有當下同心協力，在那危急存亡之秋，戮力驅走死神。

最終高燦興沒有如醫生所言住進安寧病房，而是移往她為他精

心布置的家，身為室內設計師的她，化身為守護天使，每天用心烹煮食物，再以調理機打成糊狀，讓他吞嚥，雖然高燦興偶有怨言，她仍甘之如飴。

在她細心調護下，高燦興終能起死回生，畫下她靜躺假寐的姿樣，她看似疲累，然而眼角、嘴角仍泛著笑意，這張〈大吳〉（西元 2008 年）速寫，是高燦興病後一年所畫。

### 苦行寡欲 雕塑悲愴

始終認真創作，追求完美的高燦興，成長對他而言是個磨難。母親早逝，父親續絃，又生養了 5 個小孩，家中大大小小共有九個孩子，高燦興常常在父母的夾縫中求生存。只要回憶過往，他便只有一句話：「回憶往事，令人心酸。」他幾乎不向任何人吐露心事，只是糾結在內心深處，卻在雕塑中傾吐而出。西元 1991 年高燦興

在北美館的首次雕塑個展，件件作品都盈滿了悲苦之情。

例如〈我心深處〉（西元 1990 年）幾何形體的外在框架，框出的是內部曲折纏繞、焊鐵帶刺的線條。一位小朋友在觀看之後，竟脫口而出：「萬箭穿心！」多麼痛的真心真語，刺痛人心。在悲歡離合的慘澹歲月裡，高燦興一層層剝開內在的痛楚，一如〈超我〉（西元 1980 年）被懸吊在木框內的人，一個石膏人頭，眼裡滲出血淚，全身被繩索網綁成十字型，似乎是他無奈地悲嘆人間的桎梏。

高燦興形容創作中的自己是「苦行且寡欲」。的確，他鎮日蹲踞在接收自逝去弟弟的鐵工廠，吃在那裡、睡在那裡，創作也在那裡。他只知日以繼夜地鍛鋼煉鐵，通常三、五天忘記睡覺，只坐在椅子上打盹，一兩天忘記用餐也是正常的事。而他的餐點通常是早上一杯咖啡，晚上一碗牛肉麵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那些不堪回首的辛酸歲月，促使他更堅定地在創作上追求完美，卻贏來一顆惡性腫瘤。他終於放慢了腳步，在影片《告白》中，高燦興有感而發地說：「過去我是偏廢，做到廢寢忘食，太久以後體力透支，生了這場病後，身體只有一個，透支一次後，沒辦法再透支第二次。」的確，當他重新誕生後，他更懂得善待自己的生命。



高燦興 〈超我〉綜合媒材 西元 1980 年。

### 愛不在一紙婚約

身體是我們在世最親密的伴侶，值得好好疼惜，在大吳的呵護下，病癒後的高燦興重新調整自己的作息習慣，每天兩人早上一起散步、用餐，之後大吳為他準備可口的便當及水果，並開車送他到新北市五股的工廠，讓他進行小件雕塑的製作。有時她也開車帶他去吃他愛吃的清燉牛肉麵，或品嚐其他小吃或糕點。高燦興開始體會到人生不是只能拼命向前，創作也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歇一歇享受當下也無妨。



高燦興 〈我心深處〉不鏽鋼 西元 1990 年。

可是當高老師重回工廠後，他又不免又開始工作如牛，忘記吃飯時間，有一回大吳一直等不到他回家，打了電話也無人接聽。她心急如焚，只好央求住附近的助手過去察看一番，只聽得助手回電說：「老師就要回家了，他太專注工作了！」頓時她才放下心中的石頭。

她懂他的苦楚，懂他的藝術，小心翼翼地這份「憐惜」藏在心底，只是對他百般呵護，至於名分她早已拋諸腦後，只想好好的陪他走下去，做他永遠的精神支撐。高燦興第二次病倒後，大吳更是不眠不休地隨侍在側，又怕她自己照顧不周，特別請了兩位看護日夜照護，只是這次他不敵病魔，空留遺愛在人間。而大吳內心雖然悲痛萬分，卻也能承受得住這一番殘酷的打擊。

高燦興曾告訴他最親近的大吳說：「在別人的一生中有家庭，有太太，有小孩，我都沒有。我全副的精神都用在藝術創作上，如果我有一點成就，大家都應該給我鼓鼓掌。」把工廠當戰場，把己身當煉爐，奮戰不懈的高燦興，越煉越純粹。

他一生為鋼鐵雕塑所開展出的諸多面向，已是獨創一格，是由本土走入國際的臺灣鋼鐵雕塑的先鋒人物之一，確實值得大眾為他鼓掌喝采。而那名烘暖高燦興晚年，讓他感受到家的溫暖的女子，是高燦興有生之年所迎來最意料不到的豐盛回

饋。

大吳吳月娥與高燦興兩人雖然沒有結婚，她陪伴他 10 年，透過愛，他為她製作不鏽鋼雕塑，彷彿他們在愛與美中已進行了一場婚禮，盟誓了婚約，誕生了藝術的結晶，才是永恆的不朽之作。

大吳深知高燦興以雕塑為生命的歸宿，一向獨立的她也並不想以世俗的婚姻為歸宿，卻給他一種家的歸屬感。愛並不在一紙婚約，而是讓遭受過劫難的他，依然可以沐浴在幸福中，攜手共度生命的最後餘光。

兩個獨立自主的人，因為一場病而讓生命緊緊相依，他們的愛並不一定走向婚姻，但卻可以破除身分認同，穿越婚姻的框架。愛，因為生命的相互給予，而盈滿意義，而布滿了光，任白雲蒼狗變化萬端，愛仍是人間最美的禮物。

## “現代版畫開路先鋒 江漢東”

倘若結婚時新郎忽然昏倒，眼睛盲了，而新娘只有 20 歲，往後這段泥濘的婚姻，該如何走下去？人生中的每一件事，都提供了天堂與地獄的機會，而地獄有可能翻轉為天堂嗎？尼采 (Nietzsche) 說：「知道為何活下去的人，能忍受任何情況。」

臺灣現代版畫的開路先鋒之一——江漢東，早年是福建長汀江家富貴人家的獨生子，前清秀才的金孫。奈何，才滿周歲，

他的母親病逝，加上 30 年代共軍在他的家鄉建立政權，身為地主的父親落難逃亡，在兵荒馬亂中，他與祖母露宿田野，淪為乞丐。在祖母、父親相繼去世後，23 歲的他孤家寡人，隻身來臺。

江漢東來臺是為了圓他的藝術夢，他受到現代繪畫的導師李仲生的指導，又與秦松、楊英風、陳庭詩、李錫奇等畫家成立「現代版畫會」(西元 1959 年)，並參展「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 (Sao Paulo Art Biennial)」(西元 1959 年)，之後又擔任評審，他在版畫上斬露頭角。

他的木刻版畫，刀刀細膩，充滿兒童般的稚真，早年他刻畫的獅子、老虎、大象等動物版畫，洋溢樸實的童趣。他又融合家鄉的民俗曲藝入畫，如〈長汀歌謠〉(西元 1966 年)，是由故鄉的兒歌轉化為視覺圖象，刻製完後再加以手工彩繪，訴說客家人敬天敬親的田園和樂生活，造型樸拙，具有民間版畫的趣味。

## “結婚大典 昏倒送醫”

當江漢東頻頻參與國際版畫展，且獲得美國新聞處中國畫家榮譽獎，作品為國際人士收藏，受到國際矚目時，42 歲 (西元 1967 年) 的他正舉行婚禮大典，卻突然倒地不起，新娘花容失色，令滿場祝福的賓客錯愕不已。這一幕是神的恩典？還是惡魔的饗宴？



江漢東〈太湖船〉木刻版畫 西元 1964 年。

婚後當妻子帶著新婚夫婿去臺大醫院檢查，當醫生宣告「他將全盲」，夫妻倆在病床上相抱痛哭，江漢東更是放聲嚎陶。情愛與美夢在婚姻那頭，災厄與磨練卻在婚姻這頭。

江漢東不忍新婚的妻子，跟著他受盡折磨，三番兩次要她回娘家。「當時我如果離開他，他該怎麼辦？我想還是先把他的病醫好再說，何況他在臺灣又沒甚麼親戚，沒人照顧他！」70 多歲的陳美麗回憶往事，堅毅的她不禁淚眼模糊，淚光中隱藏著不忍的憐愛。

只是他們一家醫院走過一家，不斷開刀，並無起色，罹患青光眼，雙眼近乎全盲的江漢東，被迫辭去老松國小的教職。一個聲譽如日中天的畫家，忽然被上蒼奪去了雙眼，又丟失了工作，身心極度受創，



江漢東〈人之初〉木刻版畫 西元 1964 年。

他舉辦了一次「最後畫展」不得不宣告退出藝壇。

江漢東心如刀割，怨恨自己的命運，情緒起伏不定，猶如掙脫不出牢籠的囚獸，終於在妻子的細心調護下，為他買來洋裁簿，供他塗鴉。

他拿著簽字筆在目光僅如一小片豆腐的視野下，一片一片地畫，再逐漸銜接起來，他永遠無法一目了然看到全部的畫。當他畫出第一張時，妻子給予最大的喝采，他自己也感動得心花怒放。之後他改以奇異筆作畫，越畫越大張，色彩更亮麗。一幕幕抬轎出巡、吹樂搶孤、騰雲童仙、馬上耍刀等家鄉迎神賽會的故事，在他筆下不斷繁衍而出，充滿奇思異想又富民俗采風的畫作，造型饒富奇趣。

### “ 盲而不盲 畫出歡樂頌 ”

又在李錫奇畫友的鼓勵下，江漢東以目光如豆的五度視力，大膽進行油畫繪製。他克服了失明的障礙，藉畫復活，難道上蒼關閉了他的視覺之窗，是為了打開他的心靈之眼嗎？

5 年後（民國 62 年），江漢東重新復出，許多觀眾看到線條複雜又細膩的油畫，無不驚嘆那是出自一位失明畫家所畫，江漢東「磨」畫的功夫的確比別人深刻。因為他只能一寸寸地移動畫布作畫，每一根線條，每一個布局，他總是畫得筆筆不苟。

他說：「畫面上每一個部分對我來說都很重要，我想這多少受視力縮小的影響。」

不只受限於視力，他還受限於光線，他的畫室只能設在入門處約一坪不到的玄關，靠著強烈的陽光才能作畫。他作畫即使如此艱辛，卻常以貝多芬耳朵聾了，都還能創作不朽的第九交響曲，時時勉勵自己。

許多人看到他宛如夢幻組曲的〈迎春曲〉（西元 1973 年）、〈石榴〉（西元 1977 年）、〈夢〉（西元 1973 年）、〈春天〉（西元 1972 年）、〈人之初〉（西元 1973 年）、〈月下美人〉（西元 1973 年）或〈傳說〉（西元 1978 年）等畫，都沉浸在他那充滿童心與歡樂的色彩夢境裡。幼年曾被共軍掃地出門，與祖母乞食度日的江漢東，行到中年又眼睛雙盲，但他的畫卻無任何悲苦色彩，他放下自己的大悲大痛，總是以樂觀的心性迎接他的未來。

復出 10 年後，民國 72 年不可思議地，江漢東竟在眼科名醫陳振武的妙手回春下，告別了黑暗的人生，他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孩子，高興得像小孩般手舞足蹈。江漢東迫不及待地再度執起雕刻刀，刻回他中斷了 17 年的版畫，他又開始活躍於版畫界，於國內外參展。

### “ 妻子不離不棄，護持中風夫婦 ”

只是 7 年後，他卻突如其來地中風，

右半邊癱瘓，語言神經也受損，原本開刀後右眼可見，因中風卻日益惡化，又被迫進入生命的鎖國時代。

妻子為了家計在工廠上班，江漢東白天一個人在家復健，有時躺在床上，雙腳騰空踩腳踏車，有時擦玻璃、擦地板，活絡四肢。當他的身體逐步復原，他又回到狹小的小陽台，靠著陽光作畫。

江漢東一生苦盡甘來，晚年先後在國立臺灣美術館舉行七十回顧展、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八十回顧展。他以腦海中的記憶，畫出客家慶典藝陣，以線條為主，色彩繽紛的畫作，無不歌頌太平盛世、國泰民安的節慶歡樂，充滿超現實的幻境。江漢東畫出他黃金的童年，他一生的鄉愁，那些民俗節慶、歌謠、傳說、戲曲、馬戲，似乎透過畫讓他洄游在豐饒的原鄉大海。

而一生無怨無悔，用心護持夫婿的陳美麗，自從披白紗那天，新郎倒地後，就成為他的眼、他的杖，即使後來中風，她仍不離不棄呵護著他，共同迎戰生命的苦役。災難已淬鍊她成為生命戰場上的勇士，又化為終身守護他的天使，難道江漢東在畫中所描繪的天使，是他把對妻子的感恩，悄悄融入畫裡嗎？

### “你是我的再生媽媽”

江漢東 84 歲時罹患胃癌，離世前半月，他對守在病榻旁陪他一路走來 40 年

的妻子，輕輕喚著她的名字說：「美麗，你是我的再生媽媽，你是我媽媽投胎來照顧我的。」誠然，他週歲時就失去了母親，之後父親再娶甚少回家，他沒有母愛又缺乏父愛，宛若孤子。上蒼一定不捨，派了一位美麗的天使呵護他，一路相隨，以愛傾注。

如果不是母親來投胎，怎麼江漢東去苗栗苑裡找同學卻先遇見他同事，這位同事熱情又好客，還邀他們一起到家中作客。當平日只在家裡繡花的陳家千金，難得出來奉茶，江漢東一見到她，瞬間怦然心動。



江漢東 〈少女之一〉(局部) 油畫 西元 1995 年。

才初相識，他就一見傾心，攪亂了一池春水。回臺北後他已對她魂牽夢縈，兩個星期後他已等不及要與她訂婚，三個月後他更迫不及待要結婚。

而她竟也不在乎對方大他 22 歲，就隨順因緣，一切順理成章結為連理，好奇妙的因緣。若不是前世早有承諾，他們在那偶然聚合的一瞬，能迸出火花嗎？這段崎嶇不平，泥濘不堪的婚姻之路，有可能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嗎？

這樁婚事，42 歲的江漢東始終採取主動攻勢，也許在他的直覺裡那個對的就是了，他果真娶了一位美嬌娘，任勞任怨為丈夫及家擋風遮雨，兩人攜手走過永誌難忘的共苦時光。而江漢東的畫所以盈滿了歡樂，光新生燦，正是契合了佛洛姆(Erich Fromm)所說的：「愛是一種喚起愛的能力。」江漢東的母親為彌補前世兒子失去的母愛，這世她化身為妻子如母親般地呵護丈夫，甘願侍奉，以愛償願、以愛報恩。而他回饋妻子的是滿滿的愛與美的作品，足夠她餘生細細咀嚼。

### “臣服在愛與美中”

江漢東在畫裡，一筆一筆喃喃傾訴的是，對於介於伴侶與母親之間的女子陳美麗的無盡感恩與愛。初嫁時的陳美麗荳蔻年華，原是大戶人家的千金，祖父在苑裡當地是騎馬從不走別人土地的老富翁，父

親也留學日本，婚姻讓一個小女子甘心彎下腰桿，褪去千金光環，蛻變為永遠付出的妻子 / 母親。在那風裡來浪裡去的歲月裡，美是在那種面對生命的劫難，仍能安時處順，順著生命之流，臣服於存在，活出自己的人。

霍金斯(David R. Hawkins) 在《臣服之享(Letting Go: The Pathway of Surrender)》中提到「一旦做到臣服，會立刻感覺到整個人更輕鬆愉快，整個世界會籠罩在美與愛中。」

高燦興與江漢東兩人終生專注地創作，臣服在自己的藝術中，兩人雖然都受到命運的磨難，走進靈魂的暗夜，但冥冥之中，愛引領了一切，超越時空的愛安排了他們與伴侶最初的相遇，從天而降送來了溫婉賢淑的天使，讓兩人的生命變成一場綻放，而愛也流進了他們的創作，締造了更美的藝術之作。

### 參考書目

1. 霍金斯，謝佳真譯，《臣服之享》，三采出版社 西元 2020 年。
2. 奧修，Zabir 譯，《愛與死亡》，親哲文化 西元 2013 年。
3. 鄭芳和《返璞·歸真·江漢東》藝術家出版社 西元 2015 年。
4. 鄭芳和，《鐵焊·超越·高燦興》，藝術家出版社 西元 2018 年。